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蘭陵笑笑生撰

五  
瓶  
梅  
詞  
話

陸

第八一回至一〇〇回





湯來保欺主背恩

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九

第八十一回

韓道國拐財倚勢

湯來保欺王背恩

萬事從天莫強尋

天公報應自分明

貪淫縱意奸人婦

背主侵財被不仁

莫道身亡人弄鬼

由來勢敗僕忘恩

堪嘆西門成甚業

贏得奸徒富半生

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。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。打發他在江南等處。置買貨物。一路飡風宿水。夜住曉行。到于揚州去處。抓尋苗青家內宿歇。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。想他活命之恩。儘力趨奉。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。飲酒取樂。一日初冬天氣寒。

雲淡淡。哀雁淒淒。樹木彫零。景物蕭瑟。不勝旅思。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。置了布疋。裝在楊州苗青家安下。待貨物買完。起身。先是韓道國。舊日請的表子。楊州舊院王玉枝兒。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。小紅。日逐請楊州益客王海峯。和苗青遊寶應湖。遊了一日。歸到院中。玉枝兒。鴛子生日。這韓道國。又邀請衆人擺酒。與鴛子王一媽做生日。使後生胡秀。置辦酒肴果菜。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。與錢晴川兩個。又不見到。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。至日落時分。胡秀纔來。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。說這廝不知在那里味酒。味得這咱纔來。口裏噴出來酒氣。客人也先來了已半日。你不知那里來。我到明日。定算你出去。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。走到下邊。口裏喃喃喃喃。說你罵我。你家老

婆在家里仰塌着掙。你在這裏合蓬着丟。宅里老爹。包着你家老婆。合的不值了。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。你在這裏快活。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。得人。不化白。出你來。你落得爲人。對玉枝兒。鴛子。只顧說。鴛子便拉出他院子里。說。胡官人。你醉了。你往房里睡去罷。那胡秀大嚶小喝。白不進房來。不料韓道國。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。身穿着白綾道袍。線絨襲衣。毡鞋。靴。襪。聽見胡秀口內。放屁辣臊。心中大怒。走出來。端了兩脚。罵道。賊野囚奴。我有了五分銀子。雇你一日。怕尋不出人來。卽時趕他去。那胡秀那里肯出門。在院子內聲叫起來。說道。你如何趕我。我沒壞了管帳事。你倒養老婆。倒攆我。看我到家說不說。被來保勸住韓道國。手拉他過一邊。說道。你這狗骨頭。原來這等

酒硬。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。我吃甚麼酒來。我和他做一做。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。正是

酒不醉人人自醉

色不迷人人自迷

來保打發胡秀房里睡去不題。韓道國恐怕衆客商耻笑。和來保席上。觥籌交錯。遞酒開笑。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。三個唱的。彈唱歌舞。花攢錦簇。行令猜枚。吃至三更方散。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。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。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。勸住了。話休饒舌。有日貨物置完。打包裝載上船。苗青打點人事禮物。抄寫書帳。打發二人。并胡秀起身。王玉枝。并林彩虹姊妹。少不的置酒馬頭。作別餞行。從正月初十日起身。一路無詞。一月前臨行開上。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。忽見



街坊嚴四郎。從上流坐船而來。往臨江接官去。看見韓道國。舉手說韓西橋。你家老爹。從正月間沒了。說畢。船行得快。就過去了。這韓道國。聽了此言。遂安心在懷。瞞着來保。不對他說。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。赤地千里。田蚕荒蕪不收。棉花布價。一時躡貴。每疋布帛。加三利息。各處鄉販。都打着銀兩遠接。在臨清一帶馬頭。迎着客貨而買。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。船上布貨。約四千餘兩。見今加三利息。不如且賣一半。便益鈔關納稅。就到家發賣。也不過如此。遇行市不賣。誠爲可惜。來保道。夥計所言。雖是誠恐賣了。一時到家。惹當家財主見怪。如之柰何。韓道國便說。老爹見怪。都在我身上。來保只得強不過他。在馬頭上。發賣了一千兩布貨。韓道國說。雙橋你和何秀在船上。等着納稅。

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一  
三  
我打旱路。同小郎王漢。打着這一千兩銀子。裝成馱垛。先行一步家去。報老爹知道。來保道。你到家。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。下與鈔關錢老爹。少納稅錢。先放船行。韓道國應諾。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。往清河縣家中來。不在言表。有日進城。在甕城南門裏。日色漸落。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。看墳的張安。推着車輛酒米食盒。正出南門。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。你來家了。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。問其故。張安說老爹死了。明日三月初九日。是斷七。大娘交我挈此酒米食盒。往墳上去。明日墳上與老爹燒帋去也。這韓道國聽了。說可傷可傷。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。話不虛傳。打頭口。逕進城中。那時天已漸晚。但見

十字街。焚煌燈火。九曜廟香靄鐘聲。一輪明月。掛疎林。幾點

踈星明碧落。六軍營內。嗚嗚盡角頻吹。五鼓樓頭。點點銅壺  
雙滴。四邊宿霧。昏昏罩舞榭歌臺。三市沉烟。隱隱閉綠窓朱  
戶。兩兩佳人歸綉幙。紛紛仕子捲書幃。

這韓道國進城來。到十字街上。心中筭計。且住。有心要往西門  
慶家去。況今他已死了。天色又晚。不如且歸家。停宿一宵。和渾  
家商議了。明日再去不遲。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。逕到獅子街  
家中。二人下了頭口。打發趕脚人回去。叫開門。王漢搬行李馱  
垛進來。有了髮看見。報與王六兒。說爹來家了。老婆一面迎接  
入門。拜了佛祖。拂去塵土。馱垛搭連。放在堂中。王六兒替他脫  
衣坐下。丫鬟點茶吃。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。我在路上  
撞遇嚴四哥。說老爹死了。剛纔來到城外。又撞見墳頭張安推

酒米往墳上去。說明日是斷七。果不虛傳。端的好好的。怎的死  
了。王六兒道。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當時禍福。誰人保得無常。韓  
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。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。細軟貨物。兩  
條搭連內。倒出那一千兩銀子。一封一封。倒在坑上。打開都是  
白光雪花銀兩。對老婆說。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  
先來了。又是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。今日晚了。明日早送與他  
家去罷。因問老婆。我去後。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曾。王六兒道。他  
在時倒也罷了。如今你這銀。還送與他家去。韓道國道。正是要  
和你商議。咱留下些。把一半與他如何。老婆道。呸。你這傻才。這  
遭再休要傻了。如今他已是死了。這裡無人。咱和他有甚瓜葛。  
不爭你送與他一半。交他招認道兒。問你下落。到不如一狠二

狠。把他這一千兩。咱顧了頭口。拐了上東京。投奔咱孩兒那裡。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。招放不下你我。韓道國說。丟下這房子。急切打發不出去。怎了。老婆道。你看沒才料。何不叫將第二個來。留幾兩銀子與他。就交他看守便了。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。只說東京咱孩兒。叫了兩口去了。莫不他七個頭。八個胆。敢往太師府中。尋咱們去。就尋去。你我也不怕他。韓道國說。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。怎好變心的。沒天理了。老婆道。自古有天理。到沒飯吃哩。他占用着老娘。使他這幾兩銀子。不差甚麼。想着他孝堂。我到好意。偷了一張插卓三牲。往他家燒帛。他家大老婆。那不賢良的淫婦。半日不出來。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。我出又出不來。坐又坐不住。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。陪我坐。我不去。

坐坐轎子來家。想着他這個情兒。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。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。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。到次日五更。叫將他兄弟韓二來。如此這般。交他看守房子。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。那二搗鬼。千肯萬肯。說哥嫂只顧去。等我打發他。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。并兩個了頭。也跟他帶上東京去。僱了二輛大車。把箱籠細軟之物。都裝在車上。投天明出西門。逕上東京去了。正是

撞碎玉籠飛彩鳳。

頓斷金鎖走蛟龍。

這里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。單表吳月娘。次日帶孝哥兒。同孟玉樓。潘金蓮。西門大姐。奶子如意兒。女婿陳經濟。往墳上與西門慶燒帛。墳頭告訴月娘。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。月

娘道。他來了怎的不到家里來。只怕他今日來。在墳上剛燒了  
帛。坐了沒多回。老早就趕了來家。使陳經濟往他家。叫韓夥計  
去問他。船到那里了。初時叫着。不聞人言。次則韓二出來。說俺  
姪女兒。東京叫了哥嫂去了。船不知在那里。這陳經濟回月娘。  
月娘不放心。使經濟騎頭口。往河下尋舟去了。三日到臨清馬  
頭船上。尋着來保舡隻。來保問韓夥計。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  
去了。經濟道。誰見他來。張安看見他進城。次日墳上來。家大娘  
使我問他去。他兩口子。奪家連銀子。都拐的上東京去了。如今  
爹死了。斷七過了。大娘不放心。使我來找尋船隻。這來保口中  
不言。心內暗道。這天殺。原來連我也瞞了。嗔道路上。賣了這一  
千兩銀子。乾淨要起毛心。正是人面咫尺。心隔千里。當下這來

保見西門慶已死也。安心要和他一路。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。各唱店中。歌樓上飲酒。請表子頑耍。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。卸在店家房內。封記了。一日鈔關上納了稅。放船過來。在新河口起脚裝車。往清河縣城裡來。家中東廂房卸下。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。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。對門段舖。甘夥計崔本賣貨銀兩。都交付明白。各辭歸家去了。房子也賣了。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。經濟與傅夥計開着。這來保妻惠祥。有個五歲兒子。名僧寶兒。韓道國老婆王六兒。有個侄女兒四歲。二人割衿。做了親家。家中月娘。通不知道。這來保交卸了貨物。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。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。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。問韓道國銀子下落。被他一頓話說。



咱早休去。一個太師老爺府中。誰人敢到。沒的招是惹非得他。不來尋趁。咱家念佛。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。月娘道。翟親家也虧咱家。替他保親。莫不看些分上兒。來保道。他家女兒。見在他家得時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。莫不護咱不成。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。外人知道。傳出去到不好了。這幾兩銀子罷。更休題了。月娘交他會買頭。發賣布貨。他甫會了主兒。月娘交陳經濟。兌銀講價錢。主兒都不服。拏銀出去了。來保便說姐夫。你不知買賣。甘苦俺在江湖上。走的多。曉的行情。寧可賣了悔。休要悔了賣。這貨來家。得此價錢。就勾了。你十分把弓兒拽滿。送了主兒。顯的不會做生意。我不是托大說話。你年少不知事體。我莫不肱膊兒。往外撇。不如賣了。是一場事。那經濟聽了。使性